

〈削髮記〉

從老家轉角洗加剪一百元的家庭理髮廳，到三百元的連鎖髮廊，然後是在諸多設計師的手下輾轉流離，五百元到一千元不等的價碼，最終穩定下來，前前後後我花上了十多年的時間摸索頭髮的各種可能性。剪短的同時該不該推掉兩側鬢髮，旁分的瀏海或中分，染色需不需漂白，想要的紅色到底是偏紫的紅還是亮紅？與設計師的推敲之間，彷彿難解的哲學問題，不允許自己只用「剪短」、「打薄」、「染咖啡色」的簡答，必須要是精準的指出——是，那就是我要的模樣；如果有特殊需求，就千萬詳實描述。偶爾拿出參考用的明星髮型，也得特別強調：大概像這樣的型，但不要完全照他的樣子。

在頭髮上動手腳是一種自我的展現。曾經最長長到腰間，短也可以短到只剩幾公分的長度，不同的髮型伴隨著不同的生命階段，日子流過的同時，頭髮會從圍繞著脖子的黑布滑落，也會從頭皮冒出新芽。反反覆覆，不曾保有一個不變的髮型；這是當然的，「因為人生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改變」，所以頭髮也是。

事實是，我總必須在髮型的變換中描繪出生命的輪廓，從小到大皆然。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當下的狀態——國中的無拘無束，曾經長過，也曾經剪短，但那時的髮型沒什麼可稱道之處，天真地以為能夠完美複製漫畫裡喜愛角色的髮型，才明白現實和漫畫終有落差；生命力最旺盛的高中前期，髮型是遊走在規邊緣的短，為了挑戰「鬢角不高於耳中線、後方頭髮不高於耳下緣」的荒謬規矩，留著旁分的瀏海卻推去了半邊鬢角，迎接旁人的詫異與耳語；面臨學測時，就是一頭沒什麼造型，每天早上起床就綁起一撮小尾巴的及肩中長髮，擔憂著未來，頭髮長成了煩惱；「解脫」以後，唰地剪去所有多餘的負擔，開始了半年一變的歷程，染過紅橙黃綠藍紫六色，用髮色來倡議平權——而當大學即將結束的如今，必須回到穩定原軌的此刻，怠惰成了變化的阻力，再也沒有什麼心力去思考這次

我該為了什麼走入理髮廳，而是很單純地對設計師說一聲：「老樣子。」

對於「像我這樣的同性戀」，或更精準地說，「中性打扮的女同志」，被潛規則規定必須要是短髮，這樣的短不能短得「太像男人」，因為「妳畢竟是個女的」。那究竟該如何取捨？她們說，要推剪的部分，不能推到看得見頭皮；多半不會看見額頭，有時追求俏皮感的可以修個齊瀏海；雙鬢留著是較好的，剃掉的話，陽剛味便會重些；現在流行梳得整平的油頭，在這之中當然必須更細緻地評估陽剛與陰柔的比例，即使抓起稜角，也要在眉宇之間留下一點柔和……自小學那天真而無知的年歲開始，我的頭髮陪著我否定，也陪著我認同自己，摸索長短之間的分際，同時摸索愛情的模樣。

是了，關於愛情與頭髮，能夠牽扯的又更多了。尤其在國高中時候，半吊子的戀愛無所不在，總會在教室內外聽聞誰又因為失戀而剪去長髮，或者為了不被女友的家人懷疑而留長它；我們學習去用髮型偽裝感情，在師長眼裡看起來不那麼「壞」，就能用朋友的身分偷偷地愛著，就算牽起彼此的手，也像是要好的摯友而已。這是屬於「我們」的小訣竅，保衛了不知多少極易早夭的戀情，逃過學校和家庭裡四處可見的眼，在小小的學校裡栽培稚嫩的情慾，讓它生長。

不過不可否認的是，剪短頭髮仍有其好處，是能夠直接地認出「同類」。當然那並不是每次都特別準確，時不時還是會聽聞，帥氣的學姊畢業後旋即交了同樣帥氣的男友，懊惱的同時繼續尋找下一個能夠依賴的身影。在球場中、在走廊上、在校車裡，擦肩而過的是不安的心，「她會了嗎？」、「她和那個人的相處模式太不尋常了！」、「但她的頭髮似乎又有些太長。」，如此種種……

年輕的我們沒有經歷晦暗陰鬱的年代，再怎麼偽裝，都還有身旁的人陪伴；聽說過學姊被學校刁難的故事，看過小說裡與「我們」如影隨形的死亡，揣著不

安的心靈與躁動的慾望，戰戰兢兢地走，卻仍然兀自相信那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。和朋友的交談中，不時聽見誰和誰的愛情故事，談論某某與隔壁班的女生糾纏不清的過往，八卦消息跟生活相差無幾，生活的每個片段都是八卦。

我約莫也是在那段時間開始接觸到更多關於「同志」的種種。包括 T 與 P 與不分的區別，哪間店有賣小版男裝，哪個網站可以買到束胸——剪去了國中時留長的頭髮，揮別過去，成為一個「女校裡的 T」，短短的頭髮、與每個交好的同學都可能傳出緋聞，彷彿開啟了心中作為女同志的開關，就此踏上不歸路。藉著髮型尋找「同類」的過程中擦撞出的競爭意識，反而漸漸蓋過了那種尋得戰友的心情。比某個她更強、更帥、更獨特，試圖成為最受歡迎的那個，被學妹景仰、被同輩喜愛，當鬢角或後腦被推剪剃平，剛冒出頭的髮，變成尖刺，防衛、也攻擊。如果籃球排球技不如人，就站在學業的高點；如果在校內不夠火紅，就向外發展，跟外校的社團打好關係；制服無法穿出帥氣，那就不用髮型決勝負；不是個陽光率性的音樂才子，就成為略帶憂鬱的文藝青年……

後來仔細想想，其實沒有人真正在乎這樣的「戰鬥」，只是在無意間，本是用來妝點的短髮，成了朝著同類攻擊用的武器。或許是女校的生活除了愛與不愛這類萬年無解的爭辯，再沒有其他可供消遣的娛樂了吧？也或許，這樣的比拚，緣由終究要回歸到愛——是為了再更陽剛一點，陽剛得能夠戰勝原生的男性以保護所深愛的女孩；但不要太過頭，因為仍然要保持著屬於女性的柔軟與溫和，軟得足以包裹世間所有朝我們襲來的惡意與傷害，將它們化作灌溉的水。生命艱難，十多歲的我們都稍許了解，從無止盡的耳語和猜臆中嘗試著更加堅強，唯有活過「現在」，才可能走到「未來」，就算它不盡美好。我幸運地走過了，我身邊的人大多數都如此，然而，也明白還有另一批人在惡意之中死去。

踏出高中的那個月，我去穿了三個耳洞，在頭髮挑染了完全看不出有染的藍

色，當作對於身分轉換的另一種宣告。從此以後我再沒有留長過我的頭髮，只有短與更短的區別；髮色倒是越來越鮮豔，藍色、橙色、綠色、紅色、紫色，林林總總。離開如溫室般的女校，我的形狀基本已經定型——短髮、束胸、男裝、愛喝酒、偶爾抽菸。熟稔些的人會知道我還有愛撒嬌、喜歡可愛動物的一面，但若從外表直觀，有些人會認為我是「壞學生」，有的則認為我「有個性」，直覺地還是會認定，我無疑是個同志，一個「這樣的女同志」。

我的頭髮越來越短，甚至時不時被家人調侃，年邁的爺爺阿嬤也曾經錯認我為兄長。彷彿擔心著進入毫無規訓的世界以後，會被更多的傷害侵襲，終致身亡，於是更為勤奮地強化武裝。每當設計師握著推剪，嗡嗡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我會聞到他們手上殘留的香菸氣味掠過耳際，感受那雙手一點一點為我推去多餘的頭髮。無論男女，每位提起推剪為我剃平頭髮的設計師，總是會用一種特別細膩的手法耐心地剪裁——更換不同大小的機器，在機器上裝起不同樣式的配件，一層一層慢慢往上剃，留下漂亮的漸層。在最後修飾雜毛的步驟時，短小的推剪，輕輕劃過耳邊後、頸上、額頭稀疏的髮絲，就像完成了絕美的藝術品。頭皮因而發涼的當下，總會使我納悶——究竟「剃平」，是用精緻的手法包裝了我的脆弱，還是反而將包裝刮去、徹底暴露了它？

後來，我養成了觸碰（或說，撫摸）剛剃平的兩鬢的習慣，感受它的搔癢與刺，好像多碰個幾下，就能在其他人靠近我以前，先把它磨得鈍了，排除傷人的可能。當朋友們不約而同地說：「妳剛剪完頭髮時的那個觸感好舒服喔！」我起初覺得好笑，後來卻覺得，這樣也是好的吧。如若能不再是那具有傷害性的、不穩定的存在，讓線條變得圓滑，是否就能更適應這個社會？就算戰鬥是必須的，還是能夠保有一些溫順，不因痛苦而反過來拔劍傷人。

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恐怕從前也沒意料到，也可能早在第一次剪去長髮的當

下，就已決定了此刻的結果。戰鬥的必須——是啊，在隨時都會將人扭送羈押、排擠他者、否定異類的社會裡，作為「奇怪的人」，若不武裝，又該如何自保；心有餘力，興許還能為他人擋下世界滿溢的惡。

或許，短髮可以不是尖銳的——而可以是初春的細芽，矮短卻柔軟舒服，並能好好地蓋住泥沙，就和曾經細心呵護灌溉，懵懂之中所長成的情感一樣；以它抵禦從四面八方襲來的霧霾，為深愛的人生成廣袤的草原。